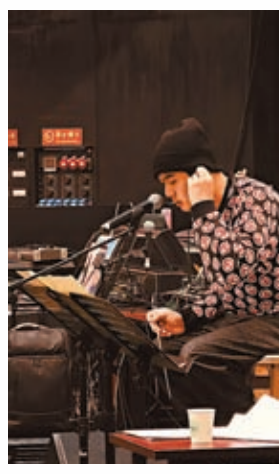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◆趙兆（左1）在《乘风2023》成團夜和明星姐姐們留念合照。



◆趙兆表示，音樂製作人需要更為豐富的觸角和觀察。

《乘风2023》 拓闊大眾對音樂的想像

音樂人趙兆

讓經典以通俗面貌展現

◆趙兆認為在綜藝舞台改編經典也考驗幕後人員的志趣。



尺八的聲音一響起，櫻花集體落下。在湖南衛視主打女性蛻變成長的舞台競演類綜藝節目《乘风2023》中，龔琳娜攜手日本的美依禮芽演唱《花海》，舞台細節的傳播熱度中，一併伴隨着「還得是趙兆」的美譽。三年前的一個反問句，趙兆把自己問「出圈」了。如何在這個時代創作出雅俗共賞的經典電視舞台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，趙兆說，自然要考慮整個時代的氛圍和大家共同理解的方向。在這個大方向裏，作為綜藝節目製作的一環，自然要拓闊明星姐姐們對音樂的想像，也要讓經典以通俗可人的面貌示眾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《乘风2023》成團夜，趙兆看着龔琳娜和美依禮芽唱《歲月》哭了，鏡頭裏的他眼睛紅得十分顯眼。初舞台龔琳娜和美依禮芽合唱《花海》的畫面也一併閃回。三個月前，龔琳娜和美依禮芽的《花海》，給了觀眾很多想像的空間和討論的慾望。趙兆也相信這首作品可以廣流傳。

綜藝舞台，改編、致敬經典已經成為簡單受用的萬能公式。當電視懷舊經典之風此起彼伏，各有勢力。懷舊的旋律之餘，我們還需要聽點什麼？約聊《乘风2023》音樂總監趙兆，自然要迫不及待拋出該問題。

「老歌新唱 就看我的本事了」

大家要唱的歌，因為版權、舞台問題，所選擇的範圍也沒有想像中豐富。過去十多年的音樂經驗漸漸內化出的音樂風格和才能，在遇到30多位「30+」姐姐時，如何用一種大眾娛樂的方式轉化、表達出來？趙兆直言，一般的改編，致敬，肯定滿足不了現在年輕觀眾的口味。僅從改編歌曲來看，要怎樣抓到這個氛圍關鍵詞？「這麼說吧，時代需要李宗盛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有李宗盛。」趙兆認為，綜藝的舞台，在音樂的呈現方面，致敬、改編確實也需要遵循一個流量規律。這種改編經典的方法也不是偷懶。參加過不少綜藝節目的趙兆也變得有同理心：因為回到電視節目來說，那些已經成熟，經歷過社會大眾檢驗和共情過的音樂作品，拿出來用在電視綜藝節目上，效果顯而易見。

2020年第一季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掀起的浪花，至今還會被拿來比較。老歌新唱，怎麼把歌曲改編進當代的一些元素，讓大家喜歡。趙兆說：「這就看我的本事了。」具體的改編過程，趙兆已經不太記得細節。但坐在鋼琴前一點點彈唱，去想姐姐們在舞台上應該怎麼調整和弦、怎麼配器的畫面還在。

寧靜、阿朵、袁詠琳一起合作的《蘭花草》這個舞台值得被不斷討論，趙兆說，歌曲本身的思想內核就很適合改編成當下女性的思想表達。回到新一季的《花海》，趙兆說，這首歌曲本身的傳播度就在那擺着。「我有意借鑒電影《007》電影配樂，使得舞台的表現更有層次，任務性，又能展現女性的力量。」趙兆說，也需要在舞台上兼顧一些含蓄、內斂又能傳遞中日兩國的東方美學元素。「當尺八這個樂器聲音出來時，就有櫻花落下來的感覺。」配以節目的舞美，美依禮芽和龔琳娜的「玲芽之旅」組合開始走進觀眾心裏。

對於今季《乘风2023》邀請不同國籍地域的姐姐共創音樂成長交流的舞台，音樂總監的工作之一，趙兆說，就是要持續寬闊「嘉賓姐姐們」對音樂的想像，也要讓歌曲以通俗可人的面貌示眾。遇到不一樣的歌手、演員、主創班底，完成不同的音樂舞台作品，調度不同的樂器、樂隊，幫助節目在首期就能鮮明亮出本季「國際交流」的融合信息。

讓遠道而來的姐姐「賓至如歸」

「龔琳娜和美依禮芽一起唱，那就是中日合作的舞台。」對於這個舞台上的東方美學，趙兆希望是矜持、且有包容的。配器的出現都有它們的意義。比如，尺八、箏、大提琴、尼龍弦木吉它等等。趙兆說，對歐美國家的姐姐說木頭質感，估計會是摸不着頭腦的，但對

中、日兩國的姐姐來說，木頭質感是能各自感知的。因此在《花海》裏，趙兆追加了一把尼龍弦的木吉它來傳遞他想要的木頭質感。同樣處理的樂器還有「古箏」。趙兆笑言，在中國的舞台上，讓客人「賓至如歸」也是我們禮儀之邦的友好。

本季《花海》舞台最大的亮點，在趙兆看來，是讓兩個姐姐都有在唱屬於自己的歌的感覺。「歌手只覺得這首歌是自己的歌的時候，她才會發出百分之百的能量去展現出來。」這種心理也是趙兆擅長把握的。如此種種不同的相遇也正拓展着一個音樂人的感受，也更為立體地幫助趙兆確認其「音樂人」的身份。

出差長沙錄《乘风2023》時，碰上自己的生日，夜晚回到酒店，拿出行李箱裏的露營裝備，給自己煮一碗加香腸和雞蛋的泡麵，趙兆也有一種想要「拍個VLOG」記錄的心情。

音樂只是音樂人表達的形式，而不是全部。把生活帶入各地，也把四處收集的細碎鑲嵌到音樂。擔當音樂總監，趙兆常有置身某種鏡面球體反射空間的感覺，不同角度看出不同誇張的面貌。

一個反問句把自己送上熱搜

談及三年前那場「出圈」的初體驗，趙兆坦率道：「有幸能讓更多的人了解，還有一幫幕後的人怎麼在做音樂工作，這個節目讓編曲這個職業存在感加強。」

第一季「姐姐」們舞台表演背後，面對明星姐姐們因為一首歌曲的爭執而各有心思時，他忍不住發問：「我們做任何東西都是觀眾想要什麼就做什麼，那乘风破浪的突破又在哪儿呢？」

趙兆本人也沒想到，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反問句，會把自己送到熱搜榜單上，從而被大面積關注。直至後來，共事的朋友告訴他：「你好像出圈了。」其實，在大眾層面獲得鎂光燈之前，趙兆在行業裏是有名號的。

2008年北京奧運會閉幕式音樂創作、2012年奧運會祝福歌曲《北京祝福你》製作人和音樂總監、第十一屆全運會會歌《共圓精彩》編曲製作，再到憑藉李健的代表作之一《風吹麥浪》攬獲金曲獎「最佳編曲人」獎，這些國家級的盛事舞台和專業的製作不斷疊加，趙兆笑言有一種烈火烹油的狀態，但也真有元妃省親時的賈府既視感。



◆閒暇時，趙兆喜歡去戶外露營感受自然之樂。

趙兆還喜歡遊戲，又對交響樂十分熟悉，他曾在一個舞台，把遊戲IP、電影IP與古典音樂結合，給年輕人帶來過「最美的夜」體驗。

經歷過大眾舞台的作業後，觀眾愛聽什麼？能聽到什麼？成為趙兆考慮更多的事情。但如何去結構一首首經典的歌曲，趙兆「服務者」的意識十分強烈，需要服務好嘉賓藝人的特色，也需要服務好歌曲的信息量，爭取讓觀眾能接收到歌曲的情感魅力。

回到自己的個人音樂專輯時，趙兆突然有感而發，在當下還不夠積極的大環境裏，自己不想做石破天驚的「孫悟空」，更想做普世治癒的「觀音菩薩」。

不做石破天驚的「孫悟空」

那你想唱什麼樣的歌呢？要做自己的個人音樂專輯，趙兆想要摒棄掉那些「曲高和寡」的內容，想要做一些有意境且「治癒」的歌曲。

近期，趙兆把自己歸置到一個新人歌手創作的徘徊和不安中。「成功還是失敗，就想看看自己面對整個過程，到底是一種什麼心態？」趙兆也想藉機了解自己。

剛步入音樂行業時，趙兆笑言，自己選歌時，總會想着怎麼高級、好聽、有文化內涵？如今，則希望有一種雲淡風輕感，聽歌的人不需要太去想歌曲在表達什麼。

「第一感覺好聽，舒服就好。」行至四字頭的年歲，學習古典音樂出身，也學習過電影音樂，

分享

再造大灣區的流行文化 氛圍也需要先熱鬧起來

在深圳度過了青少年時期，夜晚睡覺前的趙兆也習慣收聽來自香港的廣播電台。「那時候聽Michael Jackson，穿牛仔喇叭褲，好像都是通過香港的電台和電視學來的。」在深圳聽這些時，趙兆並不覺得自己是有些時髦在身上的。「1994年去北京唸書，我已經穿着喇叭褲，用着MD，才發現我好像是身邊第一個用這些的人。」那個時候，北京還沒有王府井，到北京後，趙兆發現自己還算是一個潮人。

那前一段時間，網友熱衷調侃自己的穿衣風格像「老幹部」，不是一個音樂人的穿着。現在，趙兆已經開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「OOTD」，他笑着說，穿衣確實也代表着不同階段的成長和狀態。

青少年時期在收音機裏聽過的港樂和外國流行樂曲，在如今的音樂人趙兆身上有多少體現，這個很難量化講述。但是能夠有機會成為很多流行文化的綜藝舞台音樂總監，趙兆說，少年時在深圳通過香港嘆世界，那種朦朧之中的觸摸感，讓他很早就有了同步看海內外的習慣。

雖然，身在內地最好的綜藝舞台上，做着很多從業者羨慕的爆款IP節目，趙兆對於近些年做「國潮」的音樂探索，漸漸看到了行業的自信。但同時，他也說，流行音樂要是談到產業發展現狀問題，內地還始終處於一個學習的過程。

「我們依然需要學習國外的技術、理念。」回到現時熱度較高的大灣區的流行音樂文化市場如何再次「基礎建設」的問題時？趙兆坦言，對音樂、影視、綜藝、演唱會、教育等人才方面的培訓，首先也需要有一個熱鬧的氛圍。

「畢竟，沒有人才、崗位、好的節目，一個地方的任何產業是不可能好好發展起來的。」趙兆認為，要做大灣區的流行文化產業，香港流傳下來的經典，還可以值得不斷挖掘包裝。

比如說，可以是周星馳影視裏的某一個經典形象，一個時代為背景的一個角色創作，我們在做新的歌曲時，是不是可以把周星馳的那種無厘頭、自我調侃的那種精神內核重新把握和譜曲？「過去的經典和輝煌不要浪費，也不能一味地玩地下音樂，或者跟風海外的潮流，還是需要去找到當下這個時代香港該有的味道。」趙兆也期待可以加入到這樣的音樂創作交流中。



◆趙兆說，音樂不是音樂人唯一的生活方式。



◆趙兆出差也會把露營裝備帶在身邊，隨時給自己供應「熱能量」。